

长篇小说《森林父亲》中的自然意象

王 盈 陈 岩

(哈尔滨工程大学, 哈尔滨 150001)

提 要: 俄罗斯作家阿纳托利·金的长篇小说《森林父亲》通过林木、流水和大地等自然意象, 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 展现了俄罗斯乃至整个人类在二十世纪历经的苦难。小说中的自然意象带有作家的神话思维模式体现了宇宙的法则, 既可以象征生命力, 也可以变为与之对立的毁灭力量, 具有二元对立的哲学意味。

关键词: 自然; 意象; 森林; 水; 大地

中图分类号: I512.07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俄罗斯当代作家阿纳托利·金的长篇小说《森林父亲》发表于1989年, 是一部饱含哲学意蕴的长篇神话寓意小说, 其中凸显的神话诗学特征和东正教思想探索, 使这部作品在金的创作中具有了里程碑式的意义。作者通过一系列自然意象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反思起点, 借由图拉耶夫家族祖孙三代人的精神探索, 展现俄罗斯乃至整个人类在二十世纪历经的苦难, 体现出自然主义、存在主义、道家学说、东正教等多重思想痕迹。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神话隐喻模式建构中, 金保持了对自然的敬畏, 在肯定二者相互依存的整体性同时, 试图走向宗教的末日拯救之路。承载了复杂哲思的大自然在小说中具有多面性, 它经常作为永恒生命力的化身滋养疗救人类, 有时又变成灾难的化身, 惩罚人类对罪恶的纵容, 故而自然隐喻成为小说哲思解读的重要环节。

大自然在金的作品中是富有灵性、充满神秘力量的精神主体, 林木、大地、流水都带有永恒生命力的神话隐喻内涵。《森林父亲》中的自然万物融合了诸多神话渊源, 汇成人类与众神灵妖魔共存的奇幻世界, 有生死的转化和对照、也有善恶的对比, 而森林法则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一方面, 如果顺应森林法则, 那么树木、流水、大地代表的自然, 可以给人“天人合一”的归属顿悟, 疗救平复的重生神力; 而另一方面, 大地母亲屡受戕害不再丰产, 洪水爆发引起的末日联想, 以及怪兽出没带来的死亡阴影, 则是人类面临善恶抉择时背弃森林法则而必受的惩罚。这种复杂性在下列自然意象中均有鲜明体现。

2 森林树木

树木扎根大地, 枝指天空, 连接天地, 因此在原始人的眼中, 树木是宇宙的象征。此外, 树木作为植物随季节而周期性枯荣, 代表着一种神圣的力量, 象征了死亡和再生, 即死而复生的过程。在很多民族的神话中, 都有生命树的神话形象。在金的笔下, 树是神圣再生的象征, 森林是神圣家园。《圣经》里有生命树和智慧树(善恶树)的形象, 其中生命树是永生的象征, 智慧树的果子使人眼明心亮知善恶, 亚当和夏娃吃的便是智慧树的果子, 因此失去

了永生。在俄罗斯神话中，森林空间与人类居住的空间相异，因俄国农民长期以来实行伐林耕作的制度，使得森林与人类呈对立状态。俄罗斯神话中与森林有关的另一个形象是森林老人（Лесные старики, 森林父亲 лесные отцы）。“他们居住在森林里，很像是关怀备至的祖先，并极有可能源于祖先崇拜”。（Шуклин 2001：190—192）金在小说中并未展现森林与人类的矛盾对立，而是很大程度上借用了世界神话中森林的生命意象，以及基督教中永生的象征意象。作为标题和作品中主要形象的森林父亲则部分采用了俄罗斯神话涵义，带有祖先这层涵义，但小说中的森林父亲是单数，是地球生命的起源，与造物主相似。由此可见，俄罗斯神话对这一形象的塑造影响有限，作为主导意象的是森林在世界神话和基督教神话中的涵义。

金笔下的森林融合了俄罗斯多神教、基督教和希腊神话的传说，多神教林神和希腊神话的潘神都曾经闪现在《森林父亲》的密林中，因而充满神秘色彩。“斯拉夫人普遍接受森林之灵（俄语作 *leshny*；白俄罗斯语作 *leshuk* 等）的概念，森林之灵能确保猎人得到足够数量的猎物。这一类型的神灵是相当古老的：他们是动物之主，因此后来变成了家畜保护神。某些森林精灵（*domovoi*）在人们建造房屋的时候会潜入屋内，这也是一种极为古老的信仰。这些精灵有好的，也有坏的，大多在支撑房屋的梁柱里安营扎寨”。（伊利亚德 2004：972）在金的小说中，林神、潘神都是森林的守护者，家神也曾在夜晚捣乱胡闹，因此森林是神灵出没的神秘所在。

《森林父亲》中森林形象具有多重涵义。首先，森林象征一种世界秩序，与混沌形成二元对立。森林父亲这一神话形象代表着一种建构世界的模式。森林按照大自然法则生存，与人类社会恰好形成对照。森林以无私的慷慨累积生命养料，每棵树都终生扎根于地下的泥土，树木间彼此和平相处，不嫉妒，无恶意，不争斗，相互配合统一构成整体，因此森林总是生机盎然，这构成了小说中独特的森林哲学。二十世纪的人类社会与上述森林哲学恰好背道而驰，战争、杀戮、仇恨、死亡，争斗的结果将是恶的泛滥，人类将自取灭亡。作家认为，只有森林哲学能够帮助人类，但人类违背森林的生存法则，以流血、武力解决问题，当绝望孤独成为人类的精神主宰，森林父亲离去，人类灭亡的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因此，在小说中与其说是在倡导森林法则，不如说是在警示和分析人类社会的自我终结。

其次，森林父亲是万物缔造者的形象，作家称之为森林父亲，隐喻人类与自然的“血缘”关系。树的形象主要取《圣经》中生命之树的喻意，作家将树木视为生命源泉，其中也蕴涵着重生的力量。在绿色的华盖下，人类懵懂、稚嫩的灵魂获得了奇异的平静。图拉耶夫家族的命运与森林有着神秘的联系。“漆黑的梅晓拉森林一动不动地立在他的根上，静静吸收他们（图拉耶夫们）温暖的生命，在自己肚腹内的湿润中溶解并且逐渐将其变为每一棵普通的树，这样的树在森林里有很多”。（Ким 2005：39）对于这个家族来说，森林是他们的圣地。这里有着家族的精神命脉，也是家族的生命根基。家族姓氏的词根“Тур”在俄语中是“原牛”之意，这是17世纪之前生长在欧洲森林中的一种野牛，这一姓氏象征了不羁的自然生命力。在艺术中原牛的形象是恩利勒神（苏美尔人神话中最高神之一，大气神，后为土地神、丰收神）的象征，体现了丰产和生命力。（Ащеулова 2003：6—8）。不过在小说中，作家选取这一灭绝了的动物形象，用意不在于突出其勃发的生命力，而是要以此找到图拉耶夫家族衰落、瓦解的根源。该家族的生命树是一棵状若竖琴的双枝干的松树，松树象征着永生和坚韧不屈的生命力，双枝则是人物精神困惑和宇宙二元对立法则的象征，也不免令人联想到双头鹰的左顾右盼。在俄罗斯人心中，对松树与橡树同样敬畏。俄罗斯人雕刻神像、火葬柴堆都使用松木，另外他们认为松树还可驱邪。（Шуклин 2001：315）图拉耶夫家族树见证生与死，垂死的斯捷潘在这棵树下恢复生机，困惑的格列勃倚树饮弹自尽。每当家族成员感受到死亡的气息，都体会到心灵灼烧的痛楚，这种痛是意识到人类正在自我毁灭而产生的。

最后，森林父亲是一个矛盾的形象。在金的笔下，人类生存中遇到的矛盾困惑都在森林

父亲的形象中体现出来。作为生命源头的森林父亲在二十世纪开始感到孤独，以至于产生自杀的念头，表达了金对科技进步可能带来人类灭亡的担忧。总之，森林父亲“兼容了生的渴望和死的意愿，既感到无法克制的孤独，又需要同人类森林联系在一起，它执着追随上帝，却在行动中露出魔鬼的痕迹”（Смирнова 2009: 112）。这是神话象征与东正教思想及自然哲学、存在主义哲学相结合形成的意义载体，突出了生命的源头，也指出人类在世界中的位置，将死亡带给存在的孤独感作为人类与自然割裂后的主要感受，表明作者对文明与技术进步的反思。

小说中，人和树的生命相通，还可以相互转化。树变人的情节出现不多，仅写到瑞典国王卡尔是由桉树变成，而树木中的灵魂也会随同砍伐进入伐木者的身体中，实现人一树一人的循环。小说里写人变成树的情节有两种类型，其一是人死后灵魂转世成为树，因此在战争阴云密布的 20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森林里的树木明显增加，而大地上的人减少了。不同的树木也因注入死者的灵魂而具有人的感情和特征。有一棵椴树是悲伤之树，因自杀女医生的灵魂寄身其中。格里沙因偷东西被活活打死，他的灵魂附着在一棵小橡树中。他忘记了作为人的过往，不再有过去的恐惧和折磨留下的痛苦痕迹。人变成树的第二种类型是活人变成树。斯捷潘在二战前线负伤时，亲眼见到一名德国士兵在绝望的逃亡中瞬间化身为树。其实，在许多神话中，都有暴力被杀或躲避追杀者变成植物的原型，例如希腊神话中的阿多尼斯打猎时被野猪所伤而死，他流出的鲜血变成了玫瑰，另一位希腊神话人物阿提斯死后变为松树。金采用了人变身为树的神话意象，将人与树作为可转化的生命存在形态，这种神话模式中，人的死亡仅仅作为转化环节起作用，人变树形之后魂魄未散，在神话世界实现了生命永恒。由此可见，在金看来，人与自然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生与死是相互转化的永生环节，宇宙整体上也遵循如是规律，生生不息。

3 水

水是宇宙万物生命的源泉。它能滋养生灵，是原始生命力的象征，它能涤荡污垢，因此又可以起到净化的作用。俄罗斯童话故事中有活水的说法，那是能够起死回生的神水，经常帮助善良的主人公复活，使其力量大增，打败邪恶的敌人。圣经神话中也有活水的故事，耶稣曾用活水暗示神秘生命力。水的净化作用则体现在基督教洗礼的仪式上，水能涤荡罪恶并赋予新生命，因此洗礼意味着使人的灵魂得到净化。在金作品中，水的意象既是永恒生命力，也象征着净化力量。

伊利亚德认为，“没入水中象征回到原初形式、整体复活、新的诞生，因为潜入水中便意味着形式的解体、重归存在以前的无形……每一种与水的联系都意味着再生，因为解体之后便继之以‘新生’，而且还因为没入水中就意味着丰产，所以水能增加生命和创造的潜能”（伊利亚德 2008: 179）。《森林父亲》里水意象的出现意味着丰产，在密林中有年年春汛涨水的河流，家园里有水井，都是滋润生命的源流。

流动的水是一种涌动的原始生命力象征。尼古拉·图拉耶夫在暗恋的女子嫁人后心灰意冷，来到密林深处，建好庄园，命人打了一口井，他第一次见到阿尼西娅时正在水井边。这个腰间系绳、脚穿树皮鞋、满脸汗水、褐色头发的年轻农妇，为寻找自家丢失的牛在林中转了一天一夜，又累又渴，误闯到庄园里，井水让她立刻精神一振，因为喝得太急，水顺着嘴角流到圆鼓鼓的胸前，衣服都湿了一片，尼古拉此时刚好走到门廊处，呆呆看着水流曲折流过她胸部，顺着衣襟滴到地上，被她身上表现出来的生命活力震惊。年轻单身的贵族地主并非爱上阿尼西娅，但自己也莫名所以地请她到家里当厨娘。在森林中，井水赋予普通农妇、已婚的阿尼西娅以神奇的魅力，唤起尼古拉无法遏制的生命激情。在林中春汛来到，万物生机孕育、生命力勃发的时刻，水的神奇力量促成了图拉耶夫家族血脉的延续，使尼古拉感觉阿尼西娅是阿佛洛狄忒和得墨忒尔的女祭司。尼古拉和阿尼西娅开始了同居生活，他们先后

生下五个子女。革命爆发后，庄园被毁，一家人放弃家中的一切搬到城里，阿尼西娅感到在所有失去的东西中，对井水是最割舍不下的。尼古拉的妹妹利达是森林、湖泊女神的化身，当她站在林中湖边，感到自己的灵魂生于古希腊，与湖泊有天然的亲缘关系。她与生命中偶遇的四个男人分别生下四个子女，虽遭世人非议，但她顺应神奇的生命规律，并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斯捷潘是尼古拉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在二战前线夜夜梦到井水。当斯捷潘伤病累累、奄奄一息回到林中荒凉的老家等待死亡时，一看到被毁坏的水井便流下眼泪。他修好水井，井里又冒出洁净的水来，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这是维系生命的源泉。在森林里斯捷潘神奇地活下来，就在这里当上了护林员，结婚生子，至死都不肯离开森林。在这部小说中，水的生命意象具有浓郁的神话色彩，不但带来新生命，还如俄罗斯民间故事和圣经神话中的生命活水一般，有疗救的神力。金的作品中，水经常和树联系在一起，比如在斯捷潘的感觉中，林中水源和树木的汁液都是森林的血液，自己与森林血脉相连。森林使他起死回生，他感到森林中湿润的苔藓、植物的汁水、草叶上的露珠、白桦树的汁液都是森林生命的血液。回到故土时，森林为他注入了新的血液。从此，斯捷潘寸步不离森林，他的鲜红血液已经无法脱离森林里的润泽，无法脱离林中的河流和水井，他成为森林父亲忠实的人类之子。

水的意象在小说中也有着双重特征。格列勃遭遇精神危机之后回到森林当守林人，当森林发生一年一度的春汛时，另一个守林人阿尔焦姆便不辞辛苦地划着船离开森林到村中去赴女友的约会，他感受到春水带来的勃发的生命力。而格列勃在汛期却有种与世隔绝之感，仿若世界末日来临。末日洪水会在吞没一切之后消失，然后开始一个新的世界。格列勃在对世界、对人类彻底失望之后，激活他人生命能量的水被格列勃看作了末日的象征，这是格列勃精神危机的写照。“洪水本身既可以从神愤怒和报复的意象意义上看成是恶魔意象，也可以看成是拯救意象”。（弗莱 1998：191）意识到自己从前多年从事的是研制杀人武器的工作，格列勃回到森林，此时他处于负罪心理和自杀的犹豫中，因而洪水令他有末日感。

生命活水和末日洪水分别将流水意象与生死和复活联系在一起，以善、恶为区分标准，使之同时具备了二元对立的特征，成为金自然哲学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4 大地

天与地是所有创世神话中都会出现的形象，而且以地为母、以天为父的模式也很普遍。大地赐予万物生命，一切来自于大地，又归于大地，因此大地母亲总是受到敬奉和赞颂。《森林父亲》中将大地视为生命的孕育者，称为丰产大地女神得墨忒尔。这是希腊神话中的丰产神和农神——得墨忒尔与斯拉夫神话中润泽的大地母亲(Мать-Сыра Земля)形象的融合。她多次出现在这部小说中，隐喻着生命之初的另一种力量，带有的是女性、母性的特征，与森林父亲形成对照，共同象征生生不息的神奇造化。“古代与现代地面上的女神，她们带来了大地的富饶，她们的生育与婚娶，她们的死亡与欣欣向荣被认为是萌芽、衰颓以及耕种作物的大地春回等的象征或因果。这些神灵依她们的性别说明了原始的农业都与妇女结了不解之缘。”（杜兰 1999：72）大地母亲在小说中有两重含义，其一是播下种子能带来收成的大地，其二是具有繁殖力可以孕育生命的女性，因此，女人们在小说中被作家称为得墨忒尔的女儿。例如，尼古拉感到阿尼西娅身上体现出得墨忒尔和阿佛洛狄忒精神的融合，是土地和水双重生命元素的体现。此外小说中的农家女王(Царь-баба)阿廖娜，农妇玛丽娜等形象都具备得墨忒尔的胸怀和丰产特征。她们爱着自己的丈夫，不论丈夫是否对她们报以真情，都会无私地为家族繁衍后代。通过自然形象的隐喻，希腊农神、俄罗斯多神教的大地母亲、夏娃、农妇等形象统一为以女性为代表的宇宙生命力，而森林、亚当、农民等形象体现为与之相对的男性生命力，自然界的林木生长、农事劳作和人类繁衍融合成为一个相通的生命体系，在宇宙视角下，人类生存繁衍是宇宙生命循环中的一个环节。

俄罗斯广袤的大地上到处是良田和密林，作家笔下的得墨忒尔突出了非凡的孕育能力，

这也是俄罗斯多神教大地母亲形象的特征。小说中她顺从地孕育播撒在她体内的新生命，她只关注孕育本身。热爱土地的农民对待大地如同对待上帝赐予的妻子一样，所有的农民都懂得，应该有自己的土地。但是，国家实行了农业集体化，将农民和土地分开。虽然他们得到允许时还可以耕种，但是不能自主决定播种作物和耕作方法，一切听从命令，服从统一指挥，这种方式使农民们对土地的情感发生了变化。乐于耕种的人越来越少，田间留下来劳作的农民也仅习惯于遵守上级指令，完全无视得墨忒尔的感受。最初，虽然格外痛苦，得墨忒尔依然接受了安排，继续孕育生命。不遵循自然规律随意干涉自然使丰产大地女神得墨忒尔与农民分离，又被化学家施以农药的暴力，她感到被践踏、被蹂躏，渐渐贫瘠、荒芜，但依然没有放弃永恒的孕育能力。当悲观死亡的情绪开始在寰宇蔓延时，得墨忒尔大地母亲尚保有坚信自身无限丰产的乐观。然而当到处弥漫自杀的阴影，人人都感到极度孤独时，得墨忒尔也不想再活下去了。于是陆地上没有一棵树再能变绿，因为自杀的渴望使永恒的得墨忒尔想要结束自己的存在。一旦生命力的源头枯竭死亡，等待人类的必然将是末日。

金一直在自然中寻求宇宙精神和谐的原则，自然也因此逐渐成为他哲学思想中的灵性元素，多重意象、神话象征等组元代言着抽象的思想，凝聚了作家的精神追求。在神话与哲思的交相辉映中，自然幻化为永恒。

5 结语

在金的艺术图景中，自然带有作家的神话思维模式，体现着宇宙法则，蕴含了深刻哲理。它可以象征生命力，也可以变为与之对立的毁灭力量。林木、水和大地作为小说中代表性的自然意象，通过神话隐喻具有了二元对立的哲学意味。来自东正教、希腊神话、俄罗斯民间故事的神话意象凝聚了作家的精神追求，融合了宗教、自然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等多源头的智慧因子。作家将它们纳入自己的生——死（末日）——复活永生的宇宙主义思想体系，将永生作为人类能够达到的精神至善境界。不过，这些思想支脉却不是平行、平等存在的。虽然有来自俄罗斯民间信仰的观念，也有基督教的象征涵义，但宗教象征意义逐渐在文本中凸显，成为主导意蕴，这标志着作家的哲学追求从自然主义向宗教哲学的倾斜。

参考文献

- [1] Ащеулова И. В. Мифологемы воды и леса в романе А. Кима «Отец-лес» [A] // Проблемы сохранения вербальной и невербальной традиций этносов [C]. Кемерово: Кемеровский гос.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03.
- [2] Ким А. А. Отец-лес [M]. Москва: Рипол классик, 2005.
- [3] Смирнова А. И. Русская натурфилософская проза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ека [M]. Москва: Флинта. Наука, 2009.
- [4] Шуклин. В. В. Русский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M].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Уральское изд., 2001.
- [5] 弗莱. 伟大的代码 (郝振益等译)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6] 威尔杜兰. 世界文明史 (第一卷) · 东方的遗产 (上) (台湾幼狮文化公司译)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9.
- [7] 伊利亚德. 神圣的存在 (晏可佳, 姚蓓琴译)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8] 伊利亚德. 宗教思想史 (晏可佳等译) [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Natural Imagery in the Novel *Forest Father*

Wang Ying Chen Yan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Russian writer Anatoly King's novel *Forest Father* refl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rough natural images such as trees, flowing water and the earth, and shows the suffering of Russia and the whole mankind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natural imagery in the novel carries the writer's mythological thinking mode, which embodies the law of the universe, that is, it can symbolize natural vitality, and can also become a destructive force against it, with the philosophical meaning of binary opposition.

Key words: nature; imagery; forest; water; earth

基金项目: 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21世纪之交俄罗斯长篇小说的悲剧意识及其文化意蕴”(15WWB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盈(1973—),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哈尔滨工程大学外语系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陈岩(1963—),广西玉林人,哈尔滨工程大学外语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俄语教学与俄罗斯文化研究。

收稿日期: 2018-09-03

[责任编辑:刘 锐]